

毛皮商人在北美： 交易、信贷与 货币操纵

当欧洲人愿意提供大量贝壳珠来换取“俯拾可见”的毛皮时，印第安人喜出望外。但是，印第安人拿到的贝壳珠越来越多，而毛皮越来越少，贝壳珠日渐贬值，毛皮越来越难获得。

文 | 学院胡同观察

美国画家乔治·宾汉的画作《毛皮商人在密苏里河顺流而下》完成于1845年。尽管他画中所描述的经商方式已经过时，但这幅画在纽约展出时还是深深地吸引了东部的观众。

宾汉笔下的密苏里河发源于加拿大边境，流至圣路易斯时汇入密西西比河。在密苏里长大的宾汉对这里的生活有亲身体验，并用画笔定格了曾在这条河上出现的经典瞬间：来自北部荒野的毛皮商人靠顺流而下的独木舟进行交通和运输，图中的独木舟由一位上了年纪的法裔商人掌舵，一旁休息的儿子（其母亲是印第安人）以一杆步枪护航，两人要去市场售卖他们的皮毛货物。穿不透的薄雾和沉默笼罩着画面，令人陶醉。

宾汉原本为画作拟的题目为《法国商人与混血儿》。与代表战争和分歧的“野蛮”印第安人相反，混血、平和的印



第安人则象征着和解与和谐。画面中的步枪几乎被隐藏起来，宾汉显然希望表明，即使是印第安人，也融入了美国文明的主要潮流，他们会避免与白人产生冲突，选择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不过，早期欧洲移民和印第安人进行的毛皮贸易并不浪漫美妙，而是充满贪婪、血汗与阴谋。

历史学家这样描述自由交易者和毛皮商人的行为：“毛皮商人走在最前面，探查最好的土地，把白人的工具（枪支）和罪恶（烈酒、传染病）带给印第安人，以削弱印第安人自给自足的经济，为后来的移民铺平道路。”当然，无论目的如何，这些行为都会导致频繁的交易。而伴随着枪支与罪恶而来的，还有粮食——毕竟对于欧洲商人来说，以粮食换毛皮是相当划算的交易。

虽然欧洲移民在最初登陆美洲、尚不熟悉当地自然环

境的时候，还出现过饿死人的情况，但很快掌握了新大陆时令的他们，凭借从欧洲带来的先进农业技术和对新拓荒土地的养护而使农作物产量激增，所种的粮食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还可以大量出售给印第安人。当时的人们记录下了这种暴利生意：“一个人以6先令8便士的成本种下了13加仑的玉米种子，之后他用收获后的粮食从印第安人手中换来了价值327英镑的河狸毛皮，使得自己的利润率接近1000%。”

除此之外，交易双方甚至还建立了信用系统。很多小毛皮商人的财力有限，所以他们会向相对有钱的毛皮商人贷款或者赊欠货物（利息高达33%以上）。然后他们会拿着这笔借来的款子去购买受印第安人欢迎的货物，如枪支弹药、烈酒、斧头、贝壳珠等，然后与印第安人交换毛皮，再将毛皮卖给毛皮商人赚取利润，并返还高昂的利息。

同时，毛皮交易者也会在印第安人收获毛皮之前就通过借贷的方式将商品卖给印第安人，然后让印第安人在冬季捕猎过后使用毛皮还债。不过，印第安人要将土地作为抵押品，一旦还不上债，他们就将失去土地。这种借贷交易方式常常是那些财大气粗的毛皮公司偏爱使用的，他们也有足够的手段去收债。当然，也有一些小门小户的商人为了扩大货源而选择冒险放贷，而且有时候他们确实可以以此发财，从小小的交易者摇身一变成为毛皮公司。

随着交易愈发频繁，欧洲人很快就意识到了“流通货币”——贝壳珠的重要性。史籍中随处可见，印第安人之间使用贝壳珠做一般等价物以及欧洲人使用贝壳珠和印第安人做交易的记录。甚至，生活在北美的欧洲人与欧洲人之间也会以贝壳珠作为支付媒介。贝壳珠对印第安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当时的欧洲人甚至认为：“贝壳珠是河狸毛皮交易得以进行的根源……如果没有贝壳珠，我们就不能从那些野蛮人手中获得河狸毛皮；贝壳珠就像磁铁一样，把内陆森林中的河狸都吸引出来了。”

对印第安人来说，贝壳珠既是货币又是尊贵之物。印第安人会将贝壳珠作为珠宝来显示身份地位，或做成进贡、赔款、求和的礼物，并且还用于新郎和新娘在订婚和结婚时互赠的信物，以及宗教和悼念仪式中，或是作为部落之间进行条约、交易的媒介。在没有文字时，印第安人要举行重要仪

式或与别的部落签订合同时，还会制作数条贝壳珠腰带“记录”合约或仪式的内容。

因此，当欧洲人愿意提供大量贝壳珠来换取“俯拾可见”的毛皮时，印第安人喜出望外。然而问题在于，印第安人拿到的贝壳珠越来越多，而毛皮越来越少，贝壳珠日渐贬值，而毛皮越来越难获得。而欧洲商人却没有相似的问题，他们将毛皮源源不断卖回欧洲，甚至还卖往中国，形成了“黄金收益循环”。

跟其他货币一样，不同规格的贝壳珠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和购买能力。充当货币的贝壳珠主要是碟形的，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白色的，另一种是黑色（深紫色）的。1650年，6颗白色珠子可以换3颗黑色珠子，同时均可以换1个斯图弗（相当于荷兰盾的1/20）。但是后来，欧洲人生产并运来了太多的贝壳珠，造成了通货膨胀，到1659年时，16颗白色珠子才值1个斯图弗。

此次通货膨胀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使得毛皮价格一路飙升，日常交易也变得一片混乱。一些精明的商人准确抓住了这次商机，他们开始大批量地低价买进市场上的贝壳珠，并将贝壳珠埋进土里囤积起来，以减少贝壳珠的流通量。几周之后，这些精明的商人就控制了贝壳珠市场，并成功抬高了贝壳珠的价格。到1666年时，白贝壳珠的价格从1/16斯图弗再次回升到1/3斯图弗。这些商人再将之前埋在土里的贝壳珠挖出来出售，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而其他商人则在此次金融操纵案中损失惨重，由此成为北美历史上的第一次货币操纵案。直至1701年，纽约人不得不以立法确立了贝壳珠对斯图弗的汇率：1斯图弗兑换6颗白珠或3颗黑珠，不得随意操纵。

不过，贝壳珠作为法定货币的好时光并不长久。欧洲人开始向沿海的印第安人提供欧洲的金属钻和抛光工具，帮助后者加速制作贝壳珠，然后再收购贝壳珠运往内陆的各个毛皮交易站，跟内陆的印第安人交换毛皮。再后来，一种可以廉价制作贝壳珠的机器被发明了出来，破坏了贝壳珠的内在价值，使得贝壳珠的价值体系彻底崩溃，沦为普通货物。欧洲货币真正成了北美最重要的财富，“一切因为纳入交易体系，有了最终的定价”，尘归尘，土归土。唯有毛皮商人始终顺流而下，在夕阳下被定格画中。□